

大学时代的老班长从上海来电,说打算办同学会,纪念毕业五十周年,要我务必参加。五十周年?我拿着听筒推算:1975~2025,果然,五十年不多不少。可是五十周年又有什么好纪念的呢?“参加吧,少华同学!别说下个五十年,下个五年能不能凑一桌开同学会都不确定了……”

是不是所有上海人做事都有板有眼我不敢确定,但至少上海出身的老班长是这样的。自毕业二十周年开始,大体五年一聚十年又一聚。原本是第一次同学会上有同学在酒桌上随口这么提了一句。作为东北出身之人,我深知酒桌之言是不可当真的。所以若我是班长,肯

定故妄听之一笑了之。而我不是,他是,他这个上海班长居然五一十一照办不

误。这让我吃惊不小,也有些扫兴。说心里话,我是不怎么愿意参加同学会的,实际上也缺席两次。不但同学会,大凡会议我都懒得参加。即使庆功会表彰会欢迎会,对于我也不如离会独处自在。

我不愿意参加同学会,此外还有两个原因:一是不愿意面对现实,二是不愿意面对过去。不愿意面对现实,主要是我不愿意面对每位同学的容貌现实。说来也巧,全班十六人,九男七女,除了在下,男生当年个个帅气,飒爽英姿;女生彼时个个靓丽,

我很欣赏和推崇老辈人的爱情观,早些时候看了董鼎山先生的爱情故事《幻想的地土》《最后的罗曼史》,就相当迷恋,这是真正的老辈人的爱情,罗曼蒂克最好的诠释。当年沈寂先生特别喜欢董先生的小说,沈先生的评语:既真实又自然,还很浪漫,带给人一种幻想。董先生小说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融入自我,好多故事都是他的亲身经历,读来特别感人。

2014年上海电视台和《现代家庭》杂志先后刊播了朱曾汶夫妻的爱情故事,我见后特意推荐给父亲,因为父亲曾是朱先生的同事,又是多年的朋友,更是朱先生夫妇的爱情故事见证者。父亲见后哈哈大笑,说起当年的朱先生和他的太太张芝,他更是滔滔不绝。

当年作为华纳公司的宣传经理的朱先生为扩大华纳影片的影响,决定与当时的亚美麟记电台合作搞一档《幸运号码》节目,在播放西乐的同时安排抽奖,中奖者可获两张华纳新片的电影票,而当时电台女主播正是张芝。据父亲说,当时张芝经常要到华纳公司来帮忙拆阅和登记听众来信,一来二往,朱先生对张芝是一见钟情。当时的张芝不仅外貌漂亮美丽,嗓音甜美,而且多才多艺,会骑摩托,会骑马。而朱先生一口流利的英语,举止温文儒雅,颇具绅士风度。于是两人经常出入咖啡厅、舞厅和电影院,很快坠入爱河。

无巧不成书。就在朱先生热恋之时,为加大华纳影片的宣传力度,当时朱先生和我父亲,还有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决定自费编辑出版一本介绍华纳影片和外国影星的杂志《水银灯》。为了提高对杂志的知晓率,他们通过报纸搞了一次读者有奖问卷调查。一次,父亲在汇总整理调查表时,意外看到了我母亲寄来的调查表。母亲工工整整、柔中带刚的字一下子吸引了父亲的目光。于是父亲第一时间拨通了母亲留下的电话,这就有了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当时我母亲也就十七八岁的样子,由于家庭原因,她15岁就进入电话局工作。通过交流,父亲发现他和母亲的兴趣爱好、家庭背景比较接近,而且母亲的外貌与张芝相比不分上下,于是两人开始了恋爱。

母亲早年在西安读高中时英语成绩一直很好,还帮助她父亲翻译过《读者文摘》上的文章,并登在西安的报纸上,而父亲早年为赚零花钱,早就在许多报纸上发表过大大小小的文章,而且他们俩都喜欢看电影。所以一来二往彼此一见倾心。在婚后的60余年他们相濡以沫,相敬如宾。在我有记忆的孩提时代,从来没有看到他们红过脸拌过嘴,

日常生活中我好几次听到他们俩会用英语交流。在父亲60余本译作中,半数以上是两人共同翻译完成的,比如《乱世佳人》《教父》《儿子与情人》《纳尼亚传奇》等等,他们是名副其实的翻译家伉俪。最令我感动的是,晚年他们在新虹桥中心公园散步的一幕,当时我去找他们,只见在金红色的夕阳下,两人紧紧依偎在公园的长椅上说着话,或是父亲搀着母亲,缓缓地散步。而当他们远远看到我向他们走来,顿时又喜笑颜开。

老实说,我看电影的时间并不长,几乎是在上了大学之后,才真正开始接触电影,频繁跑电影院。后来到上海读研究生,更是一发不可收拾,追各种影展和电影节,有时一天看两三场,在“电影之城”里安静地奔跑着。

但在来上海前,关于看电影就只有一些比较零碎的记忆了。巧合的是,那些记忆全都与“跑”有关。

我最早对看电影这件事有印象是在初中时候。那时我读的是县城里的寄宿制初中,周五下午不上课,学生们大多在校园里自由活动等家长来接,隔壁班的班主任却总是利用这个时间给班里投放电影,整条走廊的班级只有这里

讲什么故事。就这样,我看完了《放牛班的春天》《当幸福来敲门》等各种经典电影。直到毕业后我才发现,整个初中我都是跑着去看电影的。

真正开始学会看电影是读本科的时候,开影视英语课的老师给我们列了一条长长的片单,要我们把上面的电影都看完,讲课的时候会抽查。片单上的电影种类多样,既有《功夫熊猫》,也有《喜福会》《社交网络》。不过其中对我冲击最大的一部电影是彼得·威尔导演的《楚门的世界》,在课堂上看老师在共享屏幕里一遍一遍来回倒放金·凯瑞饰演的楚门追问斐济哪里,想要逃出虚假世界而不得,可屏幕外的观众这时却看着他发笑的时候,我感到一阵毛骨悚然。直到现在,我还能想起耳机里传来的老师干巴巴的声音:“我们每个人都可能身陷楚门的世界而不自知。”

不愿意参加同学会

林少华

扯六个孩子。学校放寒假回家,虽然隔着堂屋,半夜里也能听见母亲一声

紧似一声的干咳声,听得我不时泪流满面,暗暗发誓不拿家里一分钱,就靠每月六元助学金学下去活下去。不,拿过一次,一年秋天,母亲以颤颤的手拿出卖玉米的二十五元钱给我,我看着母亲单衣下耸起的瘦削的双肩,坚决不要,母亲哭了:“儿啊,妈知道你不容易,也知道你的心思……”

是的,六元,除了伙食费,还要省出两元买书买牙膏牙刷,每当看见带薪上学的同学相约出门上街,自己就赶紧躲开。

三年零八个月(学制三年,文化课补习八个月),工农兵大学生,学工学农学军,用于专业学习的时间能有多少呢?对了,系里还不许谈恋爱,“谁敢谈恋爱,毕业分配时就一个分去黑龙江一个分去新疆!”我自是没谈。可是完全没有想到——毕业聚餐会上才隐约得知——全班十六人居然谈成了四

对,谈成比例百分之五十。别说那个年代,即使放到当下也堪称奇迹。而且分配时也并没有分得天各一方,而大体被照顾在了同一城市。

应该说,所谓美好的大学时光,很大程度上和恋爱有关。花前月下,玉露金风,明传纸条,暗送秋波,“原来你也在这里……”毫无疑问,即使“革命”年代,也没有把每扇门都关得死死的。然而这等好事和我毫不沾边。我上的是哪所大学呢?母亲的泪,自己的泪,凄苦与孤独……真真不堪回首。孟子倒是会安慰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而我,心志自是苦了,但大任降到头上了么?五十年下来,无非一介教书匠、半个翻译匠而已。这样的五十周年有什么好纪念的呢?难免触动往日记忆的同学们有什么好参加的呢?

问题是,哪怕再不愿意参加,我也不能不参加。毕竟,包括上海的班长在内,每一位同学对我都很友善,无论当年,还是当下;无论其青春年少,还是老态龙钟。

丝路芳韵·古道同辉
(中国画) 刘乔乔



也说人工智能

赵玉龙

应该是为了让人类成为更好的人类吗?如果不是,那么,让人类最终被人工智能打败,逐渐退化,是很讽刺的

一件事。

对人的完整性的崇尚,也包括了接受人的缺憾、人的局限性。哪怕人有很多缺点,比如自私、会流泪等,相信在未来某一天,也会成为区别于AI的人的珍贵品质了。有个作家曾说,人的自私,人的会流眼泪,机器是学不会的。

我想,这是人作为人的最重要意义和品质了。

之后几天,在人多的地方我总疑心头顶某处正有摄像头在偷偷监视着我,于是我只好奔跑,以证明我存在的世界是真实的。又或许,我是否会跑着跑着,就撞上了影片结尾那扇立于大海之上的通往真实世界的门呢?

来上海读书后,看电影对我来说已经变成了习惯。除了一年一度的上海国际电影节,还有各种不同的影展。从一个影院跑到另一个影院,并在大银幕上看到像《随心所欲》《饲养乌鸦》这种影史留名的经典电影的修复版,和大家一起沉浸在精彩的电影世界里,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

我印象最深的是2023年10月的刘别谦回顾展,在大光明电影院看《街角的商店》,整个影院几乎从头笑到尾,直到影片结束之后掌声雷动,大家才想起

来这段奇遇是由一部八十年前的黑白电影给予的。之后,每当我在上海街头

看见那些奔跑的身影,都会下意识地猜想他们是跑去看电影的。

我还记得去年9月是枝裕和影展遇

上台风天的事情。当时的我和上海其他影迷一样,只要风雨一小,就立马跑去电影院,然后守着自己的电影开场,仿佛来时从未淋过风雨。据说是枝裕和来上海的飞机也因为台风延误。他在机场逗留了一夜后仍然坚持准时出席第二天晚上的《无人知晓》映后见面会。只是遗憾我没有抢到那一场的票。之后在手机上刷映后回顾时,一位观众向是枝裕和提的问题打动了我:

“你觉得普通人的生活中存在奇迹吗?”

“台风天里捡来的彩票会中奖吗?”是枝裕和没有给出确切的回答,但我相信,

一定会的。

十日谈

带上枕头去

影院!请看明日

本栏。

陈佳勇

微波炉炸蛋



那时候北大校园里只有一家超市,名叫“博实”,平时同学们买点零食泡面啥的,都在那里解决。我印象中,1999年的深秋,超市里突然添置了一台微波炉,这在当时,也算是新鲜事物。十一月初的北京,天气已经很凉了,但因为有了这台微波炉,超市的营业员大姐却更加热情了。但凡有同学在她那里买了包子,大姐就会说:来,同学,包子我给你微波炉加热一下,吃着热乎。

我那时候初到北方,家里总担心我吃不好,有一回我爷爷直接给我寄了个邮政包裹,里面塞了两只真空包装的熟食叫花鸡。拿到包裹单,我就跟宿舍兄弟们说:今天中午,你们打好饭,全部到宿舍集合,咱们一起吃叫花鸡。从北大邮局取了包裹,我便来到隔壁紧挨着的超市,请营业员大姐帮我加热一下。大姐迟疑了一下,问道,这能行吗?我说,试试呗,冷的不好吃。事后回想,很多事故发生,一开始真不是存心的,纯粹是一个人敢想,另一个人敢做。成功了,那叫经验,闯祸了,那就叫教训。

那天中午,大姐真的很热情,主动帮我剪开了叫花鸡的外包装。看到里面是用银色锡纸包裹的真空叫花鸡,她内心稍微犹豫了一下,但还是把叫花鸡放进了微波炉。不确定应该转多长时间,那就先转三分钟吧。微波炉刚转起来没多久,只听见里面突然一阵爆响,火星四溅,微波炉着火了。那一刻,我和大姐都看傻了,周围好多人也跟着大喊大叫起来。还是大姐反应快,迅速拔掉了插头,打开微波炉,烟瞬时冒了出来。只见锡纸包烧焦了一大片,叫花鸡也露了条腿出来。当时作为大一新生,见此情景,心里还是害怕的。想起临行前父母叮咛万嘱咐,到北大读书最要紧的事情是不要闯祸。现在可知,我成了北大博实超市第一台微波炉着火的肇事者,这段“黑历史”肯定是洗不掉了。

大姐是真好,把微波炉里面的叫花鸡“残骸”还给了我,我瞬间秒懂,骑上自行车,飞快地离开了“事故现场”。只记得那天中午,宿舍兄弟们终于盼到我回来,见叫花鸡还是冷的,有些失望。为了吃上这顿“美食”,只好采用土办法,拿出洗脸盆,倒上热水,把真空包装的叫花鸡浸在里面加热。二十分钟后开吃,宿舍兄弟们纷纷夸奖叫花鸡美味,我知道,他们是在宽慰我。“闯祸”之后,好几天没敢去博实超市,生怕营业员大姐责怪。再后来,微波炉渐渐普及开来,大家都知道锡纸包装和金属物件,是不可以微波炉加热的。但是,茶叶蛋会在微波炉里爆炸,我真的不知道。于是乎,到了现在这个年龄,还被生活“教训”了一顿,也是活该。糗事记录本上,又多了一个记录。

